

精短
小说

江海英豪何昆军长

—转驻夏堡避敌军

□彭伟

红十四军正式建军，威震江海大地。从苏中红区渡江，大军向西，只需一夜行军，直逼省府镇江、首都南京；大军向东，只需经过苏州，威逼全国金融中心上海。沪宁两地报纸纷纷报道红十四军建军消息，国民党当局惊恐异常。蒋介石命令江苏省政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消灭这支队伍。江苏省政府随即任命省警察总队长李长江为南通、海门、崇明、启东、如皋、泰兴、靖江、泰县、东台九县临时总指挥官，“围剿”红军，开始“九县联剿”。

4月9日，李长江到达如皋县城西门，进驻演武厅。县长张烽带着下属在此恭候。这位省里来的李总指挥是个高头大马的壮汉，早年打仗凶狠、杀人如麻，后来皈依金山寺的一位活佛，走到哪里都是佛珠不离手，俨然是个“居士”，但是打仗杀人，依然心狠手辣。一番寒暄过后，李长江问起“匪情”。张烽从皮包里拿出厚厚一本材料，恭恭敬敬地呈上：“请过目。”

李长江手一挥：“老子不识字，你挑有用的说。”县长张烽到任不久，不知道李长江倒着看报纸的笑话，清了清嗓门说：“今年2月，上海共党派来何昆等一批军政骨干分子，公然建军，如若任其做大，局面将不可收拾。总座此时受命，真是重任在肩啊！”

李长江双手合十：“上级限令一个月内肃清‘匪患’，军中无戏言，李某拜托诸位鼎力相助。阿弥陀佛！”

“总座请放心，本县唯你马首是瞻，我等将竭尽全力，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张烽对天发誓后又说，“总座鞍马劳顿，且先休息，鄙县晚上在龙凤园略备薄酒，为您接风洗尘。”

李长江一扬手中的佛珠：“老子念佛，吃素不吃酒。各路人马三两天就能到齐，你还是去做你的正事，准备好他们吃的住的吧！”

接到“九县联剿”的情报后，何昆在军部召开通海特委委员和如泰两县地方领导参加的党政军联席会议，讨论反“联剿”对策。会上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有人说发动群众，全民皆兵，把敌人阻在根据地之外，哪怕拼命，绝不让敌人进来一步；又有人说反客为主，主动出击，攻打如皋城；还有人说把队伍开到井冈山去，与朱毛会师。

何昆听大家的想法，起身在会场踱起步来。他在闹中静思：红十四军不过2000多人，连一个主力团都算不上，面对大兵压境，突围前往井冈山，谈何容易。如皋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加上敌军以逸待劳，匆匆攻打县城，那是白羊闯狼窝——送死。广州起义就是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指挥，我军以弱攻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个教训不得不吸取。面对大家的讨论，何昆讲起反“联剿”的基本原则，以便统一思想，凝聚战斗力。他说：“同志们，撤退也好，进攻也罢，请问战争的法则，战争的目的是什么？”

“那还用说，打仗的目的，不就是消灭敌人呗！”大家异口同声。

“对！”何昆一拍桌子，“但消灭敌人有个前提呀，这就是保存自己。”何昆抬起双手按了按，等到会场肃静下来，说：“保存自己不是当缩头乌龟，而是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歼敌一千，自损八百，不算胜利。同志们，革命的道路曲折漫长，我们本钱小，绝不能像地主少爷一掷千金，豪赌一场。”

有人不耐烦了，说：“军长同志哎，现在我们不是在黄埔军校听课，你就赶快说说怎样对付‘九县联剿’吧！”

“好！”何昆四下环顾一圈，说，“去井冈山路途遥远，沿路各派系军阀不好对付。我们武器不精、粮草不足，恐怕走出江苏都困难重重。至于攻打如皋县城，破坏敌人的战略部署，好哇，假如我是李长江，一定盼着红军来。”

众人愣住了，面面相觑。

何昆分析道：“如皋县城像是锅子倒过来的顶部，地势较高，内外城河，四面环水，城墙坚固，敌人收起四门吊桥，攻城需要重武器，可我们只有两门土炮，城门轰得开吗？加上李长江早已重兵把守，周围敌军再来增援，我们就腹背受敌了。至于死守，也不是上策。敌我兵力悬殊太大，死守就是无谓的牺牲。”几个思路都不行，大家一个个失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

何昆继续说：“天无绝人之路。井冈山的战斗经验就是‘敌进我退’。大兵压境时，敌强我弱，敌进我退才是上上之策。”

大家纷纷点头同意。江海平原不是井冈山，既无深山茂林，又无雄关险隘，该往何处退呢？这时，王玉文提出建议意见，撤向地处如皋西北的夏堡。那里沟港纵横，偏僻难寻，回旋余地大，是个红军的好去处。

撤退那日，天空忽然乌云密布，大雨倾盆，整个平原成为一片片水网。面对风雨来袭，何昆向大家讲起武王伐纣时“天雨洗兵”的故事，大家备受鼓舞。一条见首不见尾的队伍像一条长龙，雄赳赳气昂昂地穿过田间的阡陌小道，游向了夏堡。



初冬的气息

聿景

有诗性的人

□黄晔

去年10月的一个中午，我发了一个朋友圈，配图是拍到的几张野花野草，为了记录备忘，我分行写下它们的名字：青葙/鸭跖草/臭鸡矢藤。不少朋友惊讶这些奇怪的名字，还有人说不认识“葙”。小红分行的评论让人惊叹：青葙/鸭跖草/臭鸡矢藤/这些相似又不相干的事物/是这个季节最后的语言/就像地上的水和天上的云/相互谙熟彼此的秘密/犹如/此时的我/胡言乱语/其实是在说风语

我回复她：厉害，开口就是诗。她笑答：胡言乱语，你说是诗。没多久，她又发了修改过的句子，加上了标题，是一首标准的清新小诗：

无题——致一位朋友 青葙/鸭跖草/
臭鸡矢藤/你把它们分成行/这些相似又不
相干的事物/是这个季节最后的语言/就像
地上的水和天上的云/相互谙熟彼此的秘
密/犹如/此时的我/胡言乱语/其实是在说

给风听

小红总说自己是个粗人，在我眼里，她却是个血液中隐藏着诗意的高人。

“下车路过菜市场，看见这漂亮的红萝卜，买回家做萝卜干，我横着切它们，让每一根白雪般的萝卜，两头都有红色的印头。”这是去年冬天小红发在朋友圈的文字。她从北京女儿那里回来，路上看到水灵灵的红皮萝卜，就买回家做萝卜干。我知道一般人都是萝卜纵向切条，至少我还曾为了让每一个萝卜条两头都带有红色而改变切法。我忍不住再次感慨小红骨子里的诗性，不端着，也不装，是烟火气息里的自然流露，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看似平常，细品却有深藏的诗性。

想起另一个人。

几年前和友人郊游，在一片菜地中看到鲜红的月季花。我们很是惊奇，一路打听，走到了种花人的家门口，也是满眼鲜

花，虽然不过是朱顶红等常见的花儿。门前的矮墙头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月季，红黄粉各种颜色。听到我们的说话声，从门里走出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头发花白，有些不修边幅的样子，我一时都不相信会是这么一个人种了这些花。见我们喜欢他的花，男人很高兴地给我们介绍。我们说：人家的地里都种菜，你却种花，有点不一样呢。他哈哈笑着：我喜欢花，就喜欢种花。末了，他说下次可以给我们送花，欢迎我们再来。

前不久，和友人再次经过那个地方，突然想起那个喜欢种花的男人，扭头，看见了葱绿的菜地里那一片红艳艳的月季花。莫名地，我有些小欣喜。友人也有些感慨。不过我们没有再去他家，就让花儿留在他身边吧。

梅雨天闲翻书，读到钱穆先生的一句话：“人类在谋生之上应该有一种爱美的生活，否则只算是他生命之夭折。”一时走神，想起小红，还有种月季花的男人。

万家灯火

温顺可爱的江豚

□达少华

小的时候听大人们说长江里有江猪，有一回真正见到了，是大哥带我去的，地点记不清了。因为围观的人太多，看不清楚。大哥把我抱起来，看到了一个黑乎乎圆滚滚的动物放在澡盆里，却仍然未看得很清。这使我非常地懊恼，但是我晓得，江猪是长江中的一种动物。是被渔网网到的，从外形看还挺可爱的，也挺可怜的。这么宽广的水域，怎么不小心让那该死的渔船碰到了呢？

真正见到江猪是上了大学以后，学校西南大楼二楼的走廊里有不少标本橱，其中一只橱的顶上放着一只江猪的标本。那圆滚滚的体形非常惹人喜爱，这只江猪的长度大约七八十厘米。查阅资料得知，长江江猪的学名叫江豚，分类上属哺乳纲鲸目鼠海豚科江豚属，民间还有称其为海猪或海豚的。是长江中的一种小型淡水齿鲸类，全身铅黑色，头短，眼小，牙齿短小，左右侧扁，呈铲形，上下颌各有牙齿30~38枚，没有背鳍，尾扁平。成体身长1.2~1.6米。根据身长可以推断这只江豚标本应该是一只幼体。

这头幼豚标本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于是我到学校图书馆进一步查找资料，增加对这一物种的了解。从物种介绍的情况看，那时候长江中的江豚还比较多，外部特征主要是“头近似圆形，鳍肢镰刀形”。生态特征为“多单独或少数同游”，以小鱼、虾以及乌贼等为食。“每胎产一仔，多在冬季出

生”。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记载：“江豚生江中，状如海豚而小，出没水上”。

除长江外，在山东、福建、广东、台湾等省的沿海也有分布。说明江豚是咸淡水兼生的水生动物。还有资料记载：“江豚是我国最常见的一种小型鲸类，数量不少。各地捕获较多，利用亦广。有海豚油、江豚革等工业产品，江豚肉亦可食用”。可以看出，其时长江及沿海具有相当数量的江豚。

随后，由于种种原因长江中的江豚数量急剧减少。

1983年，国家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江豚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不得捕捉、伤害、运输、贩卖、加工、食用，并加强了对江豚的保护研究，在长江中设定了江豚保护区。其时，我作为生物爱好者加入了南通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并受协会的委托，于1994年主编出版了由陈根兴书记题写书名的《南通市野生动物保护文集》，书中收录了黄然、卢惠东、徐志楠以及本人关于江豚的一些资料。

书中收录笔者关于江豚的一段记述具有翔实的资料性，兹转录如次：“江豚性胆小而温顺，一旦受伤破皮则流血不止，这是个致命的弱点。1982年5月，一头江豚被轮船的推进器打伤后进入黄浦江，因失血过多而死亡。1993年11月12日晨，南通市姚港17号丁坝发现一头被渔民滚钩钩伤致死的雌性江豚，长1.45米，重48千克。腹中怀有一头重约1.25千克的雄性

玉兰一瓣

小江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长江南通江段还可见到江豚在江面上翻腾嬉戏。1993年4月16日上午，我骑自行车来到狼山游览，有幸在马鞍山和黄泥山之间的半月形江面的浅水处见到了成群的江豚，这里，与当时的工人疗养院大门正对面。江豚从东面游过来，它们的头及背部不时地冒出水面，很难数得出共有多少头！它们前进的速度并不快，也无固定的队形和次序。岸上的人群欢呼雀跃，纷纷举起相机拍照，然后目送着它们缓缓地向西行去。据当地人说，以前江豚多在黄泥山西麓的江面出现。1993年5月11日，我在《扬子晚报》发表了《狼山前观江豚》的短文。

1994年11月27日上午8时，我在通常汽渡的渡轮上见到远处江面上有一二十头江豚在起伏缓游。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关于长江南通江段江豚的报道越来越少，近20年来，更是鲜见。江豚的前景令人担心。近年来，由于长江十年禁捕、长江经济带发展对沿岸的整顿以及对采砂船的限制等政策的实施，长江水环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江豚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日前见到了长江海门江段和南通五山江段出现了江豚的报道，说明江豚的生活环境好得多了，它们的子孙后代可以繁荣昌盛了，长江里的生物多样性可望更加丰富多彩，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